

阔别小品20年后,陈佩斯带着儿子,还有一系列喜剧作品来到杭州

# 瞧这一家子

## 陈大愚子承父角演喜剧

本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王静 王平/文 本报记者 吴煌/摄



昨天在杭州的陈佩斯,话多。熟悉他的媒体说,前几次他来,都不太说话,挺严肃,这次状态好。

依旧是我们熟悉的那颗光头,眉毛杂乱,眉尾泛白,最醒目的胡子已经全白,微微下垂。

从上海赶到杭州的他,把前一天的花衬衫,换成了最普通的白衬衫,坐着时,双脚习惯交叉往前伸,露出黑色布鞋底。鞋子的边缘已经脱线,几根线半吊在鞋底,他也毫不在意。

“变化太大了,”陈佩斯指着饭店对面的西湖,上世纪80年代初,他第一次来这里拍电影《法庭内外》,还是破破烂烂的,湖边什么都没有。

景色在变,人怎么能不变。

陈佩斯离开小品舞台都20年了,他创作的第一部话剧《托儿》到现在,也已经17年了。他,64岁了。

昨天下午,陈佩斯带着儿子陈大愚、演员王旭东来到杭州新新饭店,开了场发布会。10月9日到11月24日,由他导演的《戏台》《托儿》《阳台》《老宅》四部话剧,一口气登陆杭州,将在杭州大剧院连演八场。这也是陈佩斯喜剧作品在全国范围首次集中亮相。



陈佩斯(左)和儿子陈大愚(右)

### 陈佩斯演戏也会紧张 “我不乐观,但我很积极”

这段时间,关于陈佩斯的一篇10万+的文章《人民朋克陈佩斯》刷屏。发布会现场,主持人还读了其中几段,“您是一位唾弃虚假,不会妥协,敢于跟权威掰手腕的人,是真朋克。”

20年前离开央视春晚,以及和央视下属公司打的那场著名的官司,没人忘记。但这个下午,主持人读完这段文字后,戛然而止,现场也再没人提到那些关键词——春晚、小品,当年和体制的决裂,过去的风云已经过去,戏剧,早已是他的全部。

从2001年诞生的《托儿》开始,陈佩斯1994年创立的公司大道文化陆续出品了九部舞台喜剧,全部由他亲历创作。其中,2001年的《托儿》、2004年的《阳台》、2009年的《老宅》以及2015年的《戏台》,是他最为观众熟知的作品。

“这标志着我的喜剧话剧的一个历程,如果逐个都看的话,真的能看出成长的过程。”

陈佩斯容易紧张。现场,《阳台》的主演,他的搭档,曾是北京卫视主持人的王旭东说

得更多,老爷子则在一边微微地笑。

前几年他就说过,演出前几夜,安眠药吃下,依然整夜睡不着。他有个家规,家人不能到现场看他的戏,“因为容易走神,紧张。我是一个情绪容易紧张,很容易被干扰的人。假如今天后台乱一点,我都会很烦,觉得哎呀这是什么兆头。”他左手拿起桌上的矿泉水,想把右手的话筒搁在桌上再拧盖子,犹豫了两秒钟,他边拿话筒边拧盖子。

“演佩斯先生的戏特别累,第一幕演完,皮带可以减一扣。”王旭东说到《阳台》,陈佩斯的要求是连喘气都不能错,“就是精确到该吸气时候一定要吸气,该呼气时候一定要呼气,如果弄反了,笑料马上就没了。”

主持人转头问陈佩斯,这是您自己独创的理论?

“不是我独创的,喜剧都应该是这样。它需要严格按照喜剧技巧走,这种技巧要求精确到零点几秒。因为如果呼吸乱了,接词就影响节奏,反应就错。”

主持人又问,将来会不会创作几部跟杭州有关的戏?

他马上想到了《白蛇传》,“这个戏在古代一定是喜剧,一个人谈恋爱,不知道恋爱对象是蛇,这不是傻子么?这符合喜剧的标准,观众知道,他却不知情。一定是社会发生了变化,这个戏才一步一步变成了今天这样普普通通没有太大声色的戏,不够好玩。如果是南宋的社会环境,一定是奔着喜剧走的。”

有记者提问:您是不是平时把快乐带给别人,把悲伤留给自己?

人们总爱自行给艺术家加点戏。

陈佩斯眉毛一扬,“我是个很平庸的人,一点乱七八糟的波澜都没有,出门吃饭都很少,朋友聚会也很少,也不抽烟喝酒……”

王旭东插话:喜欢研究古汉语。

“这是小的爱好。喜剧是我的工作,是最苦的事儿,我尽量生活中躲着它。但我不悲伤啊,我生活中没碰到什么悲伤的事儿。我也不乐观,哈哈,但我很积极。”陈佩斯微笑。

### 新一代“父与子” “父亲给我打90分,我再扣5分”

如果不是陈大愚的头发,父子俩确实一个模子,侧面特别像,声音也像,光听录音,还真有些难分辨。

我们太熟悉那对“父与子”了,整个1980年代,陈强和陈佩斯父子承包了记忆里的笑声,为中国电影创造了一种新的喜剧模式。而现在,陈佩斯很少见地带着1990年出生的儿子陈大愚同台,以前,他都藏在后面,儿子将在新版《托儿》中扮演父亲当年的角色男一号陈晓。

问陈佩斯,有没有给儿子什么真传?“没有。他必须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,这是18年前的剧

本,要靠年轻人修改完善,变成今天的事儿。”

而媒体记者们问到陈大愚的问题,依然离不开跟老爸的“神似”。

“我要跳出去的话,我神也不似了,我形也不似了,那我就不是他孩子了对不对。这个问题老有人问,你为什么长得那么像你爸?那我难道长得像隔壁的叔叔吗?”站在一边的老爸笑了,接话圆了一圆,“他将来会有自己的风格,但需要积淀,不能跳。”

主持人在大屏幕上放出一个九宫格,陈大愚选了3,屏幕一翻,出现两个关键词:喜剧。

“你觉得喜剧最难的是什么,从事这个行业感悟最多的是什么?”主持人问。

“首先,表演这个行业最难的是自己。”陈大愚说。陈佩斯一直看着儿子,慢慢地点头。“怎么一遍一遍去克服自己的问题,每一次都像脱壳一样,整个感觉是一个修心的过程。要有无限包容各种角色的能力,演喜剧也一样。我觉得我现在练得还不够,父亲给我打90分,我给自己打85分,希望以后还有提高一些。”

老爸笑着,鼓起了掌。